

烽火

青色记忆
文学系列 01

蒲公英的半海

UGONGYING
DE BAN HAI

梅吉 著

有些爱情就像蒲公英，

只一吹，就分离了。

蒲公英的半海

UGONGYING
DE BAN HAI

梅吉 著

有些爱情就像蒲公英，

只一吹，就分离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蒲公英的半海 / 梅吉著.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10.5

(《花火》青色记忆文学系列 / 苏瑶主编)

ISBN 978-7-5453-0364-3

I. ①蒲…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1594 号

《花火》青色记忆文学系列 之 蒲公英的半海

◎ 梅 吉 著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尚洁 虫子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32

印 张：24 字数：374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0

书 号：ISBN 978-7-5453-0364-3

定 价：50.4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001

秦小悠是在那条暗无天日的走廊里，遇上林佑安的。
有风，有蒲公英，还有心里一些微小的悸动。

第二章

019

年轻的林佑安，是一片创可贴。
像被蒙上双眼的骡子一样，跟着他一直走，一直走，直到永远，那该多好。

第三章

031

秦小悠看到了真相，但无法启齿。
我再一次去了海边，整个下午的时间，无望地想念着他。

第四章

039

秦小悠的影子很仓皇，但她再也不会喜欢上别人了。
有些爱情就像蒲公英，只一吹，就分离了。

第五章

053

于鸿默的表白遭遇了寒流，但他决定像骑士一样勇追到底。
爱情是件霸道的事情，但命运比爱情还要霸道。

第六章

061

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伤口，疼痛而忧伤。
原来生活的真谛，就是会让困惑如影随形。

第七章

071

卓燕燕说，不是我失去了他，是他失去了我。
年轻时的伤，只是一点儿，也是很多。

第八章

079

林佑安的心里，有拾不完的碎片。
我们曾靠得那么近，但缘分是一回事，奇迹又是一回事。

第九章

087

爱是一片荆棘地，每走一遍，都让人疼得厉害。
当我走在你身后时，我们的影子重合在一起，好像我在你的怀里。
而这样的贪恋，很奢侈。



第十章

095

原来每一个青春，都是一次长征。
有时候爱是拥有，有时候，爱就是放手。

第十一章

105

勇敢去爱，像不曾受过伤一样。
如果一转身，往事就渺若烟云，那么悲伤的细
枝末节，也许会不再醒来。

第十二章

113

孤独时，累时，需要时，那个人他正好在。
我会守护在你的身边，以静默的姿态。

第十三章

121

爱是阳光，被爱是热。
只要你努力地去爱一个人，这份爱就是温暖的。

第十四章

129

关于梦想，关于年轻的憧憬，总会开出花来。
追逐梦想的过程，比结果更值得期待。

第十五章

137

杜子唯想知道抱住夏尹喜欢的人，会是怎样的
感受。
只剩下爱情才称得上柔软。

第十六章

147

学习用你的方式来爱你。
秦小悠的梦变得很简单，梦里只有她和林佑安。

第十七章

157

爱不是石头，沉在心里。爱是一棵树，长在心里。
爱情就像光合作用，当时机来的时候，两个毫不相
干的物质也会发生反应。

第十八章

167

当告别措手不及地迎来时，我们静默以对。
有些爱情开始的时候已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失恋。

第十九章

175

放下，不等于不爱了，而是一种更深刻的爱。
让我们在最恰当的时候记住彼此最好的时光。

第二十章

181

林佑安的目光冷得像一支锋利的箭，刺中了秦小悠。
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安全感。

第二十章

189

他的名字，早已成为秦小悠心上的朱砂，深刻，再深刻。
爱是永远不能封口的创伤。

第二十章

197

她只是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也会觉得欢喜。
原来，我努力想要隐藏的爱情，不过是一场掩耳盗铃。

第二十章

205

秦小悠是误会了，但误会很脆弱。
有凉薄的风，被捣碎在时光里。

第二十章

215

一再地错过，需要反省。
有些爱情错过了相爱的时间，和时机。

第二十章

221

于鸿默说，想要给你幸福，却阻碍了你的幸福。
喜欢是淡淡的爱，爱是深深的喜欢。

第二十章

229

爱和咳嗽一样，难以掩饰。
也许我们只是彼此的过客，在对方的生命里走过这样的一程。

第二十章

237

只要心里有爱，就不再颠沛流离。
结局戛然而止，但他从未离开。

第一章
PUGONGYING
DE
BAN HAI

秦小悠是在那条暗无天日的走廊里，遇上林佑安的。
有风，有蒲公英，还有心里一些微小的悸动。

1.

我始终记得那一年的夏天。

街角的红绿灯、窗台上的栀子花。

一些生活被撕裂的痕迹，被生生地卡在记忆里，我一回头，它们就在那里。

我和林佑安，也是在那个时候遇到的。

一场车祸，死掉了三个人。其中的两个，是我们的至亲，他的爸爸，我的妈妈。我曾经看过那天的报纸，有现场拍摄的图片，罗美薇那辆红色精灵Smart像一个被挤压的橙，惨不忍睹，路面上有大摊的血迹，触目惊醒。一辆大巴车为了躲闪一只过马路的流浪狗紧急转向却迎面撞上了她的车。

大巴车上共有三十五人，其中二十一人受伤，两人死亡。

死的人是刘晓帅，林振凯。若是平常，我定然不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名字和罗美薇的摆在一起，我无法不

记住。刘晓帅是司机，林振凯，就是林佑安的爸爸，那天，他是从大慈县出差回来，却没有想到在城郊的时候出了车祸。而罗美薇是打算去大慈县探望我生病的外婆。

不过是很平常的一天，云淡风轻。我都还记得罗美薇早上离开的时候对我说，她晚饭前就会赶回来。但她再也没有回来。在她离开后，世界上所有的阳光仿佛都被抽走了，我开始做噩梦，总是梦见我就在车祸的现场，看到两辆车突兀地撞在一起，有很多尖锐的声音，而我无能为力，无助和绝望像一条蛇，紧紧地扼住了我的青春。

有时候，我也会梦到林佑安，他穿着白色的衬衣藏青色的牛仔裤，如梧桐树般挺拔笔直，他与我擦身而过，眼睛里都是悲伤，是那种很疼很满的悲伤。

彼时，我十六岁半。

于我来说，成长是从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开始的。

罗美薇是被从车祸现场直接送到殡仪馆的，接到消息的秦源到学校来接我。那个上午我总觉得有些不安，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心灵感应，画三角图的时候，我的直尺突然断裂了，弹在我的手上，有些疼。上到第四节课的时候，我看到秦源出现在教室门口，他的脸色和嘴唇都很苍白，他像一下子衰老了许多，很佝偻的模样。老师走出教室，他们小声谈了几句，我看到老师诧异的表情，然后抬眼望向我说，秦小悠，你出来一下。我只是茫然被动地站起来，当我走到他们的前面时，老师抬起手关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问，爸爸，你怎么来了？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让我跟他去一个地方。他的车停在了学校外面，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去。车开了大概二十分钟，或者更久的时间，他把车停

了下来，转过头看着我，喑哑地对我说，小悠，你已经长大了，你要努力承受一切也许对我们来说很难的事，虽然我们都希望事情不要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都应该面对现实。

你能答应我，会勇敢地去面对吗？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心里的不安就像装在破口袋里的东西，漏了一地。

有一会儿他都没有说话，过了好久他才说，你妈妈她……遭遇了……车祸，很严重。

车祸？怎么可能？她在哪里？我低呼起来，眼泪不受控制地哗啦地淌了下来。他抬起手紧紧地抱住我，我听到了他的哽咽，隐忍压抑，无比痛苦。

妈妈到底怎样了？我们去医院！爸爸，爸爸，我们应该去医院！我要去看妈妈，快带我去看妈妈！我哭喊起来。

小悠……他的声音虚弱颤抖。

爸爸，带我去找妈妈！

……小悠，你听我说，你妈妈，已经不在！

我的身体就像被雷击中一样，疼得快要碎了！什么叫不在了，怎么会不在了呢？早上她还替我准备了早餐，强迫我喝掉了整杯的牛奶，现在、现在，她却不在，她去了哪里？

女儿，你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已经泣不成声。

不！不！有声音从我的身体里迸裂出来。我打开车门，开始往公路上奔跑，我不要听他说，我再也不要听他说，我不相信，一点儿也不相信他说的。妈妈还在，她只是去看望外婆了，她说了晚饭前就会回来，说好了周末会带我去海洋馆看海豚，说好了暑假要教会我游泳和骑脚踏车……

风在耳边呼呼地吹，我感觉到天昏地暗，感觉到茫无际的绝望、感觉到灵魂都已经出窍，我无法控制我的步伐。

秦源追了上来，他老泪纵横地紧紧抱住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他只是不断地说，小悠，小悠……

你怎么能对我撒谎？你怎么能欺骗我！告诉我，妈妈只是去外婆家了，告诉我，妈妈晚饭前就会回来，爸爸，求你，求求你！告诉我真话，别骗我！

妈妈在里面……爸爸抬起手指着一栋有白色尖顶的房子。

那房子上的三个字灼伤了我的眼睛，殡仪馆。

然后，我的身体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2.

如果一切只是一场梦，那这个初夏是如此的美好。但我醒来时，那些疼痛就纷至沓来，我的世界如一场雪崩一样坍塌了。

从此，我的生活再也不是一个圆，那一个缺口永远也无法愈合。而我，丢失了最亲、最爱的人。而明明，她只是一个转身，却与我咫尺天涯，生死两别。

我始终牵着秦源的手，生怕自己会尖叫着转身逃走。

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没有一扇窗，只有明亮的灯在墙顶上挂了一排，白茫茫的一片。我悄无声息、痛苦卓绝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在走廊的尽头，有几个在痛哭的人，然后我看到了林佑安。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碰到了一起，他的眼睛那么忧郁哀伤，蓄满了破碎的泪水。我想，那一刻我知道他失去了什

么，他和我一样，疼痛大到无法处置。

有个穿蓝色制服的男人走了过来，也许见过太多的死亡他已经麻木了，只是对我们说，跟我走。

我的脚步停滞了一下，秦源感觉到了，回过身用手掌揩过我的脸，我才发现我早已经泪流满面。

你可以不进去的……他迟疑地说。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鼓足所有的力气才迈开了步子。这间屋子寒气逼人，而我，浑身疼得每一个细胞都像要被剥离一样。蓝制服的男人揭开一张白布，有个中年女人扑了上去，哭喊着倒在那具冰冷的身体上。

那个男人就像一张死亡通知书，他又揭开另一张白布。我就一眼看到了她！“她”是罗美薇吗？她很像，却又不像。罗美薇怎么可能这么难看？她的脸肿胀淤青，头发凌乱。但她穿着她最喜欢的那件鹅黄色开司米的外套，领口有白色的绲边……这是在大洋百货里我替她挑选的，她穿着它在镜子前喜滋滋地问我，好看吗？

导购讨好地说，若你们不说是母女，我还以为是姐妹呢！罗美薇就笑了，她得意洋洋地冲我说，以后有人的时候就喊我姐好了。

但它实在是很衬罗美薇的肤色，很妥帖很好看。

秦源蹲到罗美薇的身边，手抱住头，失声痛哭起来。而我仿佛被一粒子弹击中心脏，只能绝望地沉落下去，向着仓皇的深渊沉下去。

是大片、大片的无能为力。

我静静地看着她，看着躺在那里毫无生机的罗美薇，在心里不断地哀求，醒来，求你，醒来好吗？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半晌后，有一块手帕递到了我的面前。我抬起眼，就看到了林佑安。

哭出来，会好一些。他轻声地说。

在那一刻，我对他有了惺惺相惜的情愫，因为，我们在同一天，失去了至亲，我们有着相同的哀伤，有着共同的悲伤。再没有人，能够了解我们这种切肤的疼痛，了解我们所遭受的是怎样的创伤。

我缓缓地接入手帕，俯下身轻轻地擦罗美薇的脸，她那么爱美，一定不允许自己这么难看。有眼泪，啪嗒啪嗒地，滴落了下来。

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

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落下泪来。睡的时候，醒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做作业的时候，那些眼泪就像一个泉眼，汩汩地，不经意地就涌了上来。

我想念罗美薇，无比想念。

房间里弥漫着她的气息，午夜辗转的时候，我会赤着脚打开每一扇门，我想，她会回来吗？会回来探望我吗？

我有想过我的十六岁该有的模样，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十六岁，会是这样的，充满了眼泪和失去的绝望。

幸好，很快就到了暑假。我实在没有办法平静地听课，望着黑板的时候，我会茫然不知身在何处，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

秦源抽了很多的时间陪我，他做罗美薇拿手的菜，但他放盐放多了。他也带我去海洋馆，去泡沫剧喝奶茶去太平洋影城看电影，他试图让我从悲伤里走出来。其实我知道，他的难过并不比我少，夜里醒来的时候，我会听到他在房间里低低地哭泣，他和我一样，深深地思念着罗美薇。

在罗美薇离开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不喜欢上培优班就不上，不喜欢像一般女孩子那样穿裙子也不勉强，甚至有时候作业太多，罗美薇还会帮我解决一些。秦源给了罗美薇一个腻腻的称呼，家宝。因为她是他家的宝贝，他是他的大女儿，而我是他的小女儿。甚至，他买零食都会买两份，罗美薇一份，我一份。

秦源的工作很忙，他是检察院的副局长，但不管多忙，一有假期就会带着我们出去旅行，我们去海南看海，去西双版纳骑大象，去甘肃看沙漠，去新疆吃马奶子葡萄……

但，幸福是长了脚的，它自己会逃。

过往的种种就像一张被划了一道的碟片，音乐只响到一半，就嘶哑了起来。

3.

秦源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翻出以前拍的DV来看，在那里，罗美薇是鲜活美丽的。我的手会不由自主地触碰上去，眼泪落下来的时候，掌心是冰凉的。

一天下午，我突然决定去罗美薇发生车祸的现场看看。车祸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我除了在报纸上看过那惨烈的现场外，一次也没有去过出事地点。

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是说因为意外而死亡的人，他们的魂魄会经常出没在上一次死亡的地方。他们是在那里走散的，就会去那里找回家的路。

那么，罗美薇会不会也在那里，在那里找寻回家的路？在她离开后第四十九天的时候，我有在家里的地板上撒上面

粉，有人说在第七七四十九天，亡灵若是有牵挂的人，就会回来探望。那一夜，我整晚没睡，我瞪着眼睛看着地板，希望那上面会出现一些奇迹。

但，没有。

我成为了一个偏执狂，我偏执地想要寻找罗美薇的灵魂。我去找通灵的神婆，去寺庙占卦掷签，在空寂的夜晚点着蜡烛拿出笔纸请笔仙，我还在零点时分对着镜子削苹果……

但，没有。

罗美薇没有来探望过我。

其实暑假后，我一个人时几乎很少出门。我会害怕，我严重地缺乏安全感，我会感觉到我和其他的孩子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是完美年轻的，而我，是残破而衰老的。

出门的时候，天色有些暗淡。

我乘公交车到了城郊，快到的时候，我决定走过去。那一段公路应该和所有的公路一样，平淡无奇，但那里，却是罗美薇车祸发生的现场。两个月过去，来往的车辆行色匆匆，没有谁停留下来，也没有人记得两个月前在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的身体很困乏，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无法接受这狰狞的现实。我只能拖着自己沉重的双脚，缓缓地朝前走。路边立了一个很大的路标，写着，事故多发地。

我轻轻地蹲下去，从背包里拿出几张我的照片。我想要把我的照片邮寄给罗美薇，我不想她忘记我。

打燃打火机，有橘红色的火苗，吞噬了我手里的照片，我的手被烫了一下。

不知道过去多久时间，我感觉到我的头顶罩着一片阴

影，下意识地抬头，看到的，是林佑安。清冽的风里，他有黑曜石一样的眼睛，眉眼温和，白色的衬衣有淡淡的薄荷香气，手搭在脚踏车把手上，脚踏车前面的铁丝篮里，装了一大束紫色鸢尾兰。

我兀自怔住了。

他浅浅地微笑，像四月的阳光，又像晨曦里的一滴水珠，我竟然在瞬间感到了安稳。

我想，不管他们在哪里，都会希望我们好好的。他说。又说，我是林佑安。

秦小悠。我说。

他把鸢尾兰轻轻地递给我，我把它摆在了路边。我知道鸢尾兰的花语是想念，这是我们邮寄到天堂的想念。

我和林佑安沿着栅栏外的人行道沉默地走了很长一段距离，心里感觉到一阵阵的难过。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拍拍后座说，你上来，我载你去一个地方。

我没有迟疑，坐上去的时候手轻轻拽住他衬衣的一角。我对他有一种很莫名的熟悉感，就像是个旧友，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彼此已经了然。

他把脚踏车骑得又稳又快，夏日的阳光里，我感觉到疼痛的自己像叶子一样，舒展了一些。

他带我去到的地方是海边。这片海域有我从未见过的奇怪的颜色，一半是绿色一半是蓝色，像两块连在一起的布料，并不显得突兀。

有一片沙滩延伸进去，显出一片花瓣的形状。我和他向“花瓣”的顶端走去，那里是绿色和蓝色的分界处。

林佑安看着不解的我说，这是河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

绿色的那边是河水，蓝色的这边是海水，所以有这么美丽的景色。以前我常常来这里玩，以后，这里也属于你了。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走。他把脚踏车随意地倒在沙滩上，脱了鞋子牵起我的手朝一波一波涌来的浪头里走去。

他捧起一些水朝我泼来，我略微地愣了一下后不甘示弱地也朝他泼了过去。我们就着温润的海水追逐和玩耍起来，许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心情了，心上那些阴暗潮湿的部分在遇到林佑安的时候，仿佛照到了阳光一样。

快看！林佑安弯腰指着一只被冲上沙滩的海星对我说。

那是一只紫色的海星，却也只有一个外壳，有一角还缺失了。他捡起来递给我看，它很漂亮，是吗？

好可惜。我说。

他走上沙滩，然后找了一个地方开始挖起沙来。

我们把它种下去，也许明年就会长出很多的海星来。他的脸上挂满了温柔的笑容。我说好，接受他离谱的想法。

直到傍晚的时候，我们才离开。他用脚踏车载我去公交车站。8路公交车很快就来了，我朝他挥手说再见，然后上了公交车。

我坐下的时候，看到他骑着脚踏车跟着公交车，赶紧拉开窗户。

他把两只手圈在嘴边大声地喊，你还会来海边吗？

我点头，说，会。

他被公交车远远地甩在后面，我看着他的影子越来越远，我从背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来，那是林佑安给我的，我曾经用它来擦拭妈妈的脸。

我静静地沉思着，林佑安在我脑海里，来来回回。

回去的时候，秦源已经在家了。他和衣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的鬓角已经有了些白色的发丝夹杂，我忍不住泛起一阵心酸。

回身去卧室拿了条毯子轻轻地搭在他身上时，他就醒了。抬眼见是我，关切地问，去哪里了？

出去逛了逛。我撒了谎，不想告诉他，我去过罗美薇出事的地方了。在那里的时候，我的眼前会闪现出两辆车撞在一起时的画面，我的心会紧紧地收缩起来，很痛楚。

他说，小悠，今天我们出去吃饭吧。

我回房间换了身衣服，才看到自己的牛仔裤边角抖出一些细沙，落在地板上。

秦源带我去必胜客吃比萨。

他为我点了许多东西，芝士比萨、水果沙拉、香辣鸡翅……我吃的时候，秦源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他的眼神有些困窘，我询问地望向他时，他有些躲闪地点燃了一支烟，还没有抽就有工作人员上来制止。这里是不能吸烟的。他有些仓皇地把烟熄灭。

爸爸，你有话说？我注视着他。

停顿了片刻，他终于缓缓地迟疑地说，小悠，你妈妈离开我真的很伤心，但是我们的生活还得继续，爸爸希望有人来照顾你……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手里的刀叉一下就跌到了盘子里，发出很响的一声，我被自己吓了一跳。但我是如此的敏感，对命运已经像一只惊弓之鸟，我预感到我的生活又要发生变化了。